



□ 车海静

## 烟雨百脉泉

一提起百脉泉，我眼前总浮现出一幅烟雨蒙蒙的图画：地上万泉涌动，水面烟波浩渺，岸边缀以垂柳，参差披拂，不远处，亭台楼阁依稀可辨，三两个游客撑着花伞，漫步于蜿蜒香径。我自认为这种情调与百脉泉公园十分相配，恰恰是细密而晶莹的雨丝为百脉泉增添了些许神秘色彩。

细细算来，第一次去百脉泉公园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那年夏天，妹妹一家“积云不散”，她终日闷在家里“落雨”。我想陪她出去转转，期望会有所改观。没想到我们刚停下车，雨已经来了。公园里到处湿漉漉的。几个孩子边走边用脚踏路面的积水，溅起的水花落进东麻湾里，也落进孩子们的笑声里……淅淅沥沥的小雨并不妨碍游玩。路边的那些草木在小雨中愈发青翠欲滴。偌大的荷塘里，荷叶如盖，每一个荷叶上都滚动着晶莹剔透的水珠。娇艳的荷花在碧叶的衬托下甚为亮眼、可人。稍远一点，风过处，孤零零的一朵红荷将开未开，没有荷叶庇护，独自承受着风和雨。我下意识地瞅了妹妹一眼，没敢作声。

“快来看呀！这里好几个地方都咕咕嘟嘟冒水。”一个孩子兴奋地喊着，招呼着。我们走过去，那是梅花泉。五个泉眼分布匀称，恰似梅花的五个花瓣。造物主也真是神

□ 左丽宁

## 数核桃的人

清晨，当初夏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大门，在斑驳的树叶光影里，那一枚枚核桃如一颗颗点缀在树叶间的珠宝，若隐若现。此时，树下站着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，正抬头聚精会神地数着一枚枚核桃，那头银发在清晨的阳光下微微闪着光。或许是浓密的树叶遮挡了枝杈间的核桃，只见他一边口中念叨着“六十五，六十六……”，一边转到核桃树的另一侧，继续数着“六十七，六十八……”，这位老人，是我的父亲。

在童年的记忆中，当老师的父亲偶尔会在发了工资后买上一斤核桃，隔三岔五剥个核桃仁给我吃，“吃核桃补脑子，小孩吃了聪明”，这句话好像是父亲在剥核桃时随口一说吧，但核桃仁却俨然成了我每次考试考第一的“法宝”。不知道是核桃仁起了作用，还是自己想用实际行动验证这句话的真实性，总之，九年义务教育结束，1997年我以滨州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到省城一所学校，四年努力学习又以学校本专业测评总分第一毕业。想想，应该跟我吃的那些核桃仁有很大关系吧。

大概是六年前，父亲在老家院子里种了一棵核桃树。从种下的那一天，父亲便像侍弄一个小孩子一般悉心修剪、施肥、浇水，那棵如手

□ 赵玉英

## 低吟浅唱观自在

夏日悠长，暮色微醺。漫步在月光下的林荫小路总比街灯余晖下悠然自得。月亮的清辉会带来安心宁静，于此心情悦然，静得如与情人一般默默私语。心中所想，眼中所往的痴迷在月的面前没有隐私、没有忌惮，坦荡得如水一样清澈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对月亮以身相许，是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春日，还是月上柳梢头的黄昏后？

喜欢独行，心无旁骛，心静如水，身心融入秘境。晚霞余晖景色欣然，白日里繁杂喧嚣，在这一刻都放松了下来，所有的事物都无预期地暂停，声音也倏然消停了。疲惫的天也被绯红橘黄晕染了半边，风清气爽，飒飒穿过衣衫。等倦鸟归巢，待花草抖去尘埃，夜色温柔如纯情的眼眸，此起彼伏的楼群也静静地融入月色。

夜沉人静时散步，思绪与月与星融合，轻松安逸灵魂飘浮在半空。掬一捧月色，让时间定格在这曼妙妩媚的深夜中。清辉倾泻抚摸着每个树梢，灌溉每条沟渠，银箔般撒在路面清晰可见，树影婆娑一般，晕染成浑厚的斑驳。夜幕下的丁香花收敛了阳光下的艳丽，好像怀揣着淡淡的忧伤，花苞和荚果上镀了一层银辉，有些孤寂沉默，阳

奇呀！怎么布置得这些泉眼这么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呢？梅花泉附近的池子水位高，几乎与小路齐平。小外甥弯腰让他的水枪“喝”饱了水，接着直起身，昂起头：“发射！”不偏不倚，他射出的水链正落在梅花泉的另一侧，如果那五朵梅花是绽放在一个大花篮里，那么那条水链就像是那个花篮插上了一个银色提把，好不漂亮！看到这一幕，妹妹笑了，几个月来，难得一见的笑。那笑，把濛濛的雨雾驱散了，那笑，引得梅花泉也心花怒放，喷涌得更猛烈了……

泉水汩汩地流淌，雨丝不紧不慢地飘落。那连接天与地的雨水啊，落到地上便滋润了泉；泉水呢，蒸发到天上变成了雨。

人世间许多事，也如这泉水和雨水一样轮回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多年来，我和妹妹都是相互依赖，相互支持，携手并肩，共渡难关。

十五年前，我的人生遭遇“骤雨”突袭，亲友们帮我拨云见日，期间，妹妹首当其冲，日夜陪着我，半年多从未间断。妹妹遇到困难了，即便以前我有难时她没陪我，我这个当姐姐的也理应照顾她，更何况以前她还精心陪了我呢。后来，我再遭“风雨”，又是妹妹几经宽慰，我才一步步走出命运的低谷。手足情，难割舍。明媚灿烂的阳光一起

□ 左丽宁

体验，接踵而至的阴雨一起面对。几度风雨，几度春秋，我们的生活终于都迎来了艳阳高照的好天气。有一次，我和妹妹相约再去看与趵突泉齐名的百脉泉。之前那次去，我们只调节心情和照顾孩子，没有好好地欣赏那些泉。

我们事先商定了出行的日期，不料，到了那天恰巧又是阴天。刚到目的地，竟又下起了雨，还零零星星地夹杂着几片雪花。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“既来之，则安之”，我们是专为看百脉泉而来的。进了公园，直奔龙泉寺；进了龙泉寺，直奔百脉泉。我俩都好像迫不及待地去看望一位故人。

水池上方水汽氤氲，绕来绕去，经久不散，为百脉泉蒙上了一层面纱，颇有几分神秘与禅意。终于等到一拨水汽挪移了脚步，我赶紧抓住机会定睛池水，只见水底有数不清的水泡，一股脑地涌出，优哉游哉，徐徐上浮，犹如无数珍珠不断地滚动、滚动，一直滚到水面，破裂开来，才算完成了使命似的。然而，这一批水泡的使命还未等完成，下一批水泡又涌了上来。这些水泡浩浩荡荡，像群蚁排衙，又像千军万马，好一个“百脉寒泉珍珠滚”啊！那亮晶晶的雪花摇摇摆摆地来到这里，与水汽相纠结，转啊转啊，不留神就扑到了百脉泉的怀里，不见了踪影。那些小雨滴则

□ 左丽宁

竟然能结出七百多个果子。在父亲的思维模式里，他亲手种、亲手剥的核桃仁真的会有神奇的功效，能成为让自己女儿解决难题的法宝，所有生活难题都能被经过核桃仁滋养的大脑迎刃而解，他也想用硕果累累告诉女儿，只要努力了，付出了，就会有收获。那天周末又回老家，看父亲拿出剥好的核桃仁给妮妮，我故意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爸，我现在既不学习也不考试，核桃仁我就不吃了吧？”正在剥核桃的父亲却回了一句：“你不是平时喜欢写作吗？写文章费脑子，更得吃核桃仁补补脑子，你娘俩负责吃，我负责剥。”一旁的妮妮一边接过核桃仁，一边说：“姥爷，我吃了核桃仁，也能像妈妈一样每次考第一！”“好！好！”父亲满是沧桑与皱纹的脸上是满满的欣慰。

如今，超市中各种口味的手剥核桃琳琅满目，加工好的核桃仁亦是应有尽有，但父亲仍用最原始的方法、用不亚于雕琢一件艺术品的认真态度，戴着老花镜，用锤子一下一下敲着每一个核桃。这些年来，一颗颗核桃仁由最初被剥出来的几瓣到现在整个核桃仁的完美呈现，无不诠释着父亲剥核桃技术的精益求精与炉火纯青。小时候记忆中常吃的那些核桃仁是父母省吃俭用省下的钱买来的，长大后，

□ 左丽宁

更直接更畅快地滴落，在池水表面漾起一圈圈涟漪。水面上的涟漪接连不断地漾开来，叫你分不清是雨滴激起的，还是水泡破裂激起的。在这样热闹的气氛里，虽正值隆冬，池水也顾不得结冰，而是捧出相映成趣的绿藻与金鱼，呈现给游人一派生机。

“在别处，大冬天的，这样的生机可真是难得一见啊！”妹妹会心一笑，说。“真是呢。不过，往后日子好了，这样生机勃勃的景象不管啥季节都少不了啊！”我则有点答非所问。

一个人的生命中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是在所难免的，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，都有解决的那一天。凡事总有句话说嘛。要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！再者，勠力同心，其利断金啊。

“泉水洗心！”在百脉泉公园，还有水流如注的墨泉、李清照洗漱用过的漱玉泉、让人一听就感到欣慰的眼明泉等等，观这些泉，随处可见天上的水与地上的水交融，何止“悦目”，更是“赏心”。是啊，相互牵挂，相互体贴，相濡以沫，共同体验生命的美好，人与物一理，古与今亦同理。

不知，我下次去百脉泉公园是否还会遇雨，雨中观泉真是别有一番体悟。我也着实忘不了我脑海中那幅烟雨濛濛的图画。

□ 左丽宁

虽然核桃早已不再扮演“奢侈物件儿”的角色，但父亲依旧不舍得吃几颗自家核桃树上的核桃，只为了让孩子们能多吃几颗，自己亲手种植的核桃树所结出的果实有着买不来的一份虔诚与享受。

这些年来，无论生活多么窘迫，即使当年举债带我看病住院，即使为了在家帮助我用残缺的手练习写字，而不得不辞掉十多年的教师工作，即使生活没有按想象中的正常轨迹行进，但在父亲的概念里，女儿始终都是优秀的，都值得他付出所能付出的一切去呵护。也许身为老师的他本来就知道，核桃仁从来没有那么大的魔力去解决学习和生活的所有难题，但他始终坚信，女儿会懂得那一颗颗核桃仁里的期盼与希冀，如那一颗颗被包裹在坚硬外壳里的核桃仁，我始终被父亲用心呵护着。

当生活陷入迷惘，无助的我坐在书桌前发呆时，总会想起父亲把一盒剥好的核桃仁递给我时那语重心长的话语：“走入社会可不在学校，凡事也不像数学题那么简单，以后老爸负责按时给你提供脑力劳动，从小吃了这么多核桃仁，啥难题也难不倒闺女。”于是，我随手拈一枝核桃仁放入口中，慢慢咀嚼、感受……

□ 左丽宁

□ 谢冰峰

## 从滨州到恩施(组诗)

车遥遥，马憧憧。  
君游东山东复东，安得奋飞逐西风。  
——南宋·范成大《车遥遥篇》

### 一千三百六十五公里

从宋词里挑一匹快马  
轻挥皮鞭，在一个春日里  
远行，向着千里之外  
向着一座又一座山

取下笨重的弓  
卷裹撒满灰尘的竹筒  
在兵圣故里射一支劲箭  
冲破一千三百六十五公里路  
箭矢，跌落在土司城  
一本关于巴人和大山的书里

一千三百六十五，不只是数量

### 滨州：蓝黄之间

在湛蓝与泥黄之间，一只水鸟  
收起翅膀，秋风拂过浩荡芦苇丛  
将军卸下铁甲，放马南山  
入库的刀枪  
堆叠成一册册竹筒  
“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”

### 恩施：云朵之上的云

云来云去，静水流深  
所有的事物都在云朵之上  
横跨峡谷的长桥  
俯身坡田的农夫  
还有戴着破帽的稻草人  
千年土司王朝背影  
八百里蜿蜒清江，以及  
水底一条刚刚产卵的鱼

### 瓦家村的春天

此时的村庄，是缄默的  
所有细小的事物  
都蕴藏着蠢蠢欲动的秘密  
从一株返青的草叶身上  
轻易就能摘取大把大把的风  
这一阵紧过一阵的风  
明亮又妩媚  
把房顶上的瓦片，吹得  
像云一样干净

### 在恩施土家女儿城

白云依旧，青山、流水依旧  
么妹儿啊，在夜幕降临之前  
请把十三寨的门统统打开  
把熊熊篝火点燃

今晚，不听那催人泪下的歌声  
因为我是一个容易动情的人  
今晚我们捧碗为号  
把所有的刀斧枪炮换成百合、玫瑰  
把所有的萍水相逢改为一见如故  
把所有的山河装进大碗大碗的酒杯  
今晚不谈远山之外的远山  
以及，星辰之外的星辰

□ 孟令新

## 起风了(组诗)

### 梦境帖

深度睡眠中，我只有半张脸  
看见，又看不见  
游离于梦之外  
天空有黑色翅膀  
星星失去光亮  
上万只鸟鸦在危险之地  
跳舞。唱赞歌的并不是它们  
赤脚走在田埂上  
我晃动着时间的漏斗  
彻夜难消。海浪声此起彼伏

### 絮语篇

整个下午  
他都安静地坐在那里  
不想说一句话  
其实有时候，他不说话  
并不是无话可说  
有时候，他身边的安静  
也不一定是属于他的

河对岸，流苏寂寞地开着  
飞过的燕子独自欢喜  
不被外人所知。就像

### 小满日

周围的绿色无拘无束地绵延  
多情而又盛大  
很快就吞没了一条河  
河流本无心  
但却澄澈、透明  
周围的鸟鸣来势汹汹  
从周围聚拢过来  
从鸟鸣里寻一方清静  
河流本无心，无心多好

慢三，快四，探戈，鬼步舞  
或是广场舞，飘起的歌声  
具有穿透力，刺破深夜的黑  
灯光在夜色中透出来  
需要卸下伪面具的人太多了  
累是一种，分离是一种  
忧伤也算一种

### 公园记

我想到，欢喜也是一种  
但我喊一声，它是答应了的  
鲜花，掌声，玫瑰，爱情  
陷阱，算计，讥讽，悲伤  
排着队来，也会陪着队离开  
天地浩荡，尘世上  
总有一首诗，让我此刻感到温暖

是浩浩长江，是奔腾黄河  
是千里平原万仞山  
是一座城与另一座城的相拥

一千三百六十五，两座城的距离  
是日光划过天空的弧  
是一个脚印到另一个脚印  
一页书纸与另一页书纸的重叠

一千三百六十五公里路  
翻过一座座山，趟过一条条河  
追寻一缕光，我继续前行  
每一声鸡鸣，都是破晓的诗

### 滨州：蓝黄之间

落日盛大，金光倾泻大地  
广袤的鲁北平原上秋虫齐鸣  
在湛蓝与泥黄之间  
一只水鸟伸展开翅膀  
穿过肺腑的黄河在此拐弯  
沿着河道一路向东，直奔那片深蓝

### 恩施：云朵之上的云

山风穿林，群山诵读经书  
也诵读着云  
像月光一样白的云

云去云来，油菜花开了  
为了遇见你，大地再一次  
加持了金黄遍野  
——而我，依然在云朵之上

### 瓦家村的春天

折耳根、铁线阙、虎耳草  
在潮湿的沟壑里疯长  
俯身坡田的农夫  
埋头打理着荒芜  
阳雀鸟从一个枝头  
跃到另一个枝头，至此  
所有诗句都应归还给一场雨水  
河流沿着山谷回到三月  
一条鱼体内正开满山花

我是一个出走大山的孤儿  
在这里寻找丢失半生的乡音  
今晚不谈牛羊，不谈马匹  
在那个诡谲为业的年代  
我已是最为富有而知足的人  
今晚不谈诗歌，不谈死亡  
就像戏台上的撒叶儿嗩  
不为解忧愁，不为送亡灵  
只为这一年又一年的风雪  
今晚不要月光，今晚不要星河  
今晚，我要做  
施南府里最后一个掌灯的人